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
 文會 校
 卷 卷七十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卷七十



皇明
 文衡卷之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代古檄

中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固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一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

神道碑

巢國華武莊公神道碑

宋濂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極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
 弘展其不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
 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煙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
 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嘘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
 八極夷荒蠻檄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
 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
 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
 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獲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
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禮國公妣童氏追封禮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
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充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群類不屑屈
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盜賊乘時為患
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斂其玉帛公慮感迫州境即
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名募強丁淬瀾刀劍晝夜為禦侮計
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畧遐邇聞者多荷投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眾而來隸于
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漂水兩定建
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
淮浙叔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

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于舊館陷城于
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號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
職八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
統既集

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
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授券
請命往廣海巡視城陴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
舍年五十又九寶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帝懷悼不已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於
黃墩先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諡
曰武莊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

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禮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
葬焉既葬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
凱即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材
勇為難而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群雄疊奮之時亦欲以一
障自效見

帝之頃即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統其部曲驩然來歸
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
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煙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既
歷序公之戰功次第于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于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
紐群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

寇攘

皇帝龍興知為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士

帝曰俞哉爾兵我從即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既殲于湖亦
捷溧水洋洋視如一髮

天兵載揚翔颺震霆秣陵南徐次第而平况此江陰勢如破
竹兵鋒所向無強不衄鄰有勅豎據浙連淮來撼大樹何哉
蚍蜉 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鏹破連營浚除窟穴復勅雄師
定淮之東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
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入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
鏤書鑄鐵為券作誓剖符千齡弗變

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計來海南聞者涕零 宸衷憫惻為詔
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定崇階峻爵極乎上公龍光有赫賁

及幽宮傳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為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為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拭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啟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唐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瀟城及生福州軍

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疑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邪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眾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

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次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
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
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其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蕪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
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
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
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邪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
怒曰汝誠不畏死邪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
公夜給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
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註誤者石抹將軍宜孫

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
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貧
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
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
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
城松溪群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
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
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
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
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
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畫像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
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卽抵二豪罪發其
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
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
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
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
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
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
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
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
處之七縣盜皆蠹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
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
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

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
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
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眾來逆戰竝山
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
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滅此海蠻卽降矣海
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
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
爾輩所知我旣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
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
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
鄭寘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文改除
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若聞公至輒引去省憲文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折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兵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全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倡儼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當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

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

王師克處州公文避地公關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珠金華宋濂同名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左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卽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

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毋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卽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卽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温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卽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旣至覩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帖勢作威輕

重人罪以爲常公得狀坐以法曾不幾河內道按察使宋

思顏以浙東憲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

王濤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旣

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

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台舊部義兵使據要營列木柵為屯
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神興季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
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嘗有旨命存
道提兵為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
宜乃止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屬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
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
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殺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
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
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

上知為公所鞠當不寬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將來納
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

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

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拜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
周遂卿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
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
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拜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
千既有領乏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
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
輸硫黃白藤于 朝而行省復有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
軍千戶任惟淵來仲欽其戍青田曾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
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
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
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平公

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
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只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
皆平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有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
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
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

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

有崎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
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
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上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

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
之浙江行省承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

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木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
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 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
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竝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太

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繼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至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整舊嘗叛逆

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並著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

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導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

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
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百祖宗立墓幸龜整飭歲時薦
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 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慊
耳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
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
享年五十又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卽其家祭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卽
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
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孫女二人公
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
火至極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母事必得其懽心與二

別居已久既創弟龍淵請三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請
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
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惠其子弟
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惠其死者無所於
葬則以玉峯西岡為義阡聽其羸瘠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
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卽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
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
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
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
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
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
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病意

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
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
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
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其人親從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
勲名唯大傅公為尤盛聞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
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剗殄之無遺育
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 萬乘之知持節諸
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
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 朝也古人所謂能
光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騭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
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

偷竊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勅生靈
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願踈髯目電
燁音吐鴻嗷鍾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禮嘯
呼不異鬼彫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伋立無邊塵較之太
傅功或殷重微疊照絕等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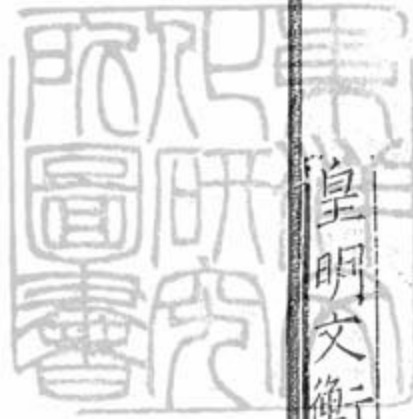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往聘東海濱加以
祿爵 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
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
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於轅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
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游
擊左右巡四郊怙怙多柔馴 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
嬰逆鱗堂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闔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政疾亟返真聞之孰不淚霑巾
公知學術歸一原時鄭濂洛漸平根所以不判枝葉繁文事
武備道乃存黃腸題奏藏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
期無諉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





上海圖書館藏

所圖書